

七册

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卷十七

武進莊遠吉校刊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漢涿郡高誘注

說林訓

說林訓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遠

契其舟椂

契刻也椂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于船弦

居鄭地汜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其所刻椂下故

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

莫大焉

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

也譬若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

土龍

兩芻狗以求

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

燒以傳蟪

蟪則愈故蛛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

武進莊遠吉校刊

足以另行

七貽另行

國家之寶故曰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
 非夏后氏之璜也言其深微廣大足以蹙者淺矣然
 天地至深微廣大矣故能生天地也待所不蹙而後行
 蹙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蹙矣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
 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游者以足
 蹙以手拈不得其數愈蹙愈敗愈益也及其能游者
 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
 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甕
 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
 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
 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取
 也顧反也肥則烹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尺七
 之故忘其死也

壽另行

至味另行

曰何非聖德君不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
 故曰莫之能致也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殆猶畏
 殆於螻蛆也螻蛆蟻也謂之蜻蛉之大腹也上蛇
 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螻蛆也鳥力勝日而服於雛禮能
 適吉按殆太平御覽作困鳥力勝日而服於雛禮能
 有條短也鳥謂禪芝秦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
 者鴻鳥皆畏之故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歿
 曰能有條短也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
 早歸故以為天論語曰竊比于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
 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短續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
 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續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
 以盛大非其任也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
 乃是怒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
 乃是為也其所聞矣聲皆易恤無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其所聞矣聲皆易恤無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慊快叫課呼也不斷不自

以瓦另行

力行

舞者另行

人莫另行

解門另行

玩另行

斲削豆簠簋邊豆之器大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鬪也

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也更改以瓦鈺者全以金

鈺者跋以玉鈺者發鈺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鈺者提

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重

謂金與玉掘律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而巳嗜慾在外則

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

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

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舞者舉節坐

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

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

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

不益世用故以御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

或時相似或有也相水火相憎鑄在其間五味以和鑄

鼎又曰鼎無耳為鑄鑄讀曰鑄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

父子相危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

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論讒賊害所養論骨肉殺亦

也便冠昌羊去蚤蚤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除小害

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

屋之覆不若其無為牆屋之覆為敗屋牆之璧瑗成器

璽諸之功璽諸治璽之石詩云他山之石鑿邪斷割砥

礪之力力亦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

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車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

鬻棺另行

親莫另行

躓者另行

沒鼠另行

人莫另行

黃帝另行

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

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

不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

為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印夷而淵塞夷平塞脣竭

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

為冠一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屣履之知己者不

可誘以物物能感明於成生者不可却以危危無能故善

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況

疏遠乎疏遠喻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

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江

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潦不能蔽日輪非輻不

能追疾然而椽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

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

躓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

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輒讀輒擠之設鼠者機動釣

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

我任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

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人莫

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

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

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

遊教三行

蘭芝另行

觀射另行

使但另行

為客另行

乳狗另行

情泄另行

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人之時化生陰陽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也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

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蹠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古常

滿倉在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

望鼓造蓋謂臬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臬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為用達吉按造即戚字故戚然

改容亦作造然毛詩戚施說文解字

作龜鬪云詹諸也詹諸即蝦蟇矣

也隴磨也鏝之與刃孰先弊也鏝矜下銅鏝也鏝不休而刃先弊鏝讀頓首之頓

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今蠲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

而愛憎異人愛蠲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也

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聾者不譌無以自樂盲

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執執事觀書者忘其

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

今無蟬匱蟬匱車類匱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遠

言籛核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匱使但吹竽使

即籛字矣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為籛籛人但無其君形

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無其君形

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

謀謀或作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

於治飯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情

蹠越另行

佳人另行

人有另行

出林另行

羊肉另行

嘗一另行

明月另行

治鼠另行

泄者中易測

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華不時者不可食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

也

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瘡此之類 蹠越者

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

互交耳一極亦至 佳人

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

美佳 梨橘棗栗不同味

而皆調於口

適調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

者貧者未必廉蒟苗類絮而不可為絮

蒟苗蒟秀楚人謂之蒟蒻讀敵

戰之敵幽冀 廣不類布而可以為布

廣麻之有實者廣謂之蒟蒻也

災之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

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

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雷雨出于海復隨溝輪復還入故曰內其所出

其所過故能遠

其所過轉不止也

羊肉不慕螳螂慕於羊肉羊

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

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

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

畜水曰陂 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

大小之衰然

衰差也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

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

達吉按太平御

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為是

畫者謹毛而失貌

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

貌射者儀小而遺大

儀小處而射之 治鼠穴而壞里

閭潰小炮而發痊疽

炮面氣也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

置之而全去之而虧

置其類 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

者託堦防便也

堦坊高處也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

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

慶忌吳王湯僚之子也

放其主而有榮名

湯黜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崔

杼弑其君而被大謫

崔杼弑齊大夫崔野之所為之則同

其所以為之則異

所以為則異湯殺君以利呂望使老

者奮

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

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

項託年七歲窮難亂子而

自矜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

射虎豹以有文章射來使人射取之蝮狄之捷來乍蝮狄屬仰鼻而長尾

而使疾擊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

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擣船以篙渡江

以篙另行

盡故曰漁者走淵漁讀論語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

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

走讀奏豹裘而雜

不若狐裘之粹

粹粹白璧有考考學不得為寶言至純之

難也戰兵成之鬼憎神筮

兵成之鬼善行病人巫盜賊

之輩醜

醜猶惡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為豕肉無國之稷易為

求福

無祀不禋于神而卒祀之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

精于明也

不可以瞥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

于聰也

不可以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

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

目初不見父像故蝮蛇不可為

足虎豹不可使緣木

蝮蛇有毒螫人不為足為足馬不

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桑扈青雀秦通嶠塞而魏築

城也

魏徙都于大梁聞秦通治嶠關知饑馬在廐寂然

無鄉另行

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張引

引也發也 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

遁關不可復亡狂不可再 遁逃狂獄常以權變出關塞

日權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總不必以糾

轉數也 日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

驚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 衡稱植

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

其理若其當 猶實也 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

奉之也 奉助 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

隧 墮 枝格之屬有時而弛 弛落也 達吉按說文解

各聲釋名 枝格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肢如枝

格又載格也 有有格解字言載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

枝格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成魯連傳曹子

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

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當凍而不死者

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為推廣之 當凍而不死者

不失其適 故曰不為適也 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

亡亦 未嘗適亡其適 亦無也言不凍湯沐具而蟻蚤相

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厦屋 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館白

可以養老盜跖見館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 柳

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

蠶食另行

食三十日而脫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成人食礮石而

成蠶食之而不饑 礮石出陰山 魚食巴菽而成人食之

而肥 菽豆類不可必推 推猶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

瓦以另行

蠶食另行

八二

槁竹另行

為酒另行

西方另行

有以另行

小國另行

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揚堞而欲弭塵被

裘而以翼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堞土塵也楚人謂之堞

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蜺象之

病人之寶也蜺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人之病將有誰寶

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為酒人之利而不酷則

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

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酷隣之

母歿往哭之妻歿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

是也然如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也

一膊炭燠一膊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

不成百廿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

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

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喻眾

有所成也少不能有以飯歿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

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經晉不絕繩釣者靜之

罟者扣舟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罟者

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

罟讀沙參今涿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為罟幽州名之為

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

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

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

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按太平御覽作雷霆所

虎有另行

視書另行

穀立另行

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簷頭蚤與空木之瑟名

同實異也頭中蚤空林瑟其音同其實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猶蓋

也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

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

也紐係土攘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勤者播植嘉予拯

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視

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

之類猶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不為

出戶而塵堞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

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也

也寵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

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

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

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

知之語曰欲人蘇秦步曰何故徐行也趨曰何趨馳

不知莫如不為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覩毛將

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欲觀九

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

上則難無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眾所

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

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達吉按鄭康成儀禮注曰

海不另行

義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必橫海不受流澌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齒有不

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芻光不升俎

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駟駁不入牲犧牲以中夏用簠

芻光胞也俎豆之實唯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

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

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滿堂之坐視鉤

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各異滿堂坐人視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獻公

之賢欺於驪姬殺申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

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

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君子有

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

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不便以得所便便利輻之入轂

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

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

恐失民若屣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若入

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

而不相害蚡馬蚡幽州謂之秦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

而不相敗渠蚡讀蹊經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

也之甃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布之新不

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黼黻在

君子另行

黼黻另行

馬齒另行

石生另行

扶之另行

汗準另行

母曰另行

頰則好在頰則醜醜者頰上室也室繡以為裳則宜

以為冠則譏詩曰衣衣繡裳故曰馬齒非牛蹠檀根非

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

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

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

芳雖善者弗能為江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胥

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母曰不幸甌終不墮并抽簪招燐

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使人無

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

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蠱為螽子子為蚤水蠱化為螽子

子結蠱水中到

歧蟲讀廉黎

兔齧為蠶

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

齧蟲名

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

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掬膏燭澤也

燭光掬澤諭光明有明味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

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

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

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雖欲謹亡

馬不發戶麟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戶限也楚雖

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

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伏苓

粟得另行

湯沐另行

免絲另行

鶴壽另行

掘兔絲灰所生者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

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湯沐之

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

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

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

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蟬

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紂醢梅伯文王與諸

侯構之構謀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狂馬不觸木

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愛

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

飲酒而敗故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鐘為鐸鐸大

日非其道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

鐸杖舟尾讀詩有杖之杜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

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

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名之形勢

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

之溺得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

其利也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

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

蘇秦另行

舟能另行

駿馬另行

賢者另行

亦肉另行

交畫另行

易道另行

異音另行

精相往來也 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鷺則眾鳥散物之散聚

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

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

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

家織網願明月之珠蛭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

之利而我之害人也我猶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

人欲譏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

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

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有形而

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

不可合於一體也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

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於枯不

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寅卯無壑泉原不溥

言汗小滌水名寅寅之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

猶思謀也闇晦不明留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于鈞

之重於木之一技言不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

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鰥一人

唱而千人和言能得眾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

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

者必有麻蒯言有盛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

誠也鳥大鵬也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

蝮蛇另行

水雖另行

舟覆另行

兕虎另行

逐鹿另行

陶人另行

矢之另行

巧治另行

城成另行

出灰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借于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灰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

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京時言聖

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

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辨乎繩直之人能平直

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

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于目不能

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于野見大蛇斷

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

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小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

後求良勁強馴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陶人棄索車

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

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

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

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

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巧治不能鑄木工巧

不能斷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性自然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

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尺也累積不輟可成

邱阜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

邱阜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

楊子另行

趨舍另行

鳥不另行

以詐另行

過府另行

木大另行

尾生另行

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猶數

也疾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

虧枉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楊子

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達閱其

平御覽作揚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

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鳥不于防者雖近弗

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酤酒而酸

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

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

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

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聖人者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

也物臨淄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室有

美貌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

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入其耳抄和切適舉坐而善抄轉也

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

主也貨所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

也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蹠巨者志遠體大者

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

也賊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

憂父另行

誕以存國故不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
如隨生之誕也或作一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
猶待也
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淮南子卷十八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
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
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
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
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
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是故使人高賢稱
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詢已者心之罪也夫言
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

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 遵吉按

式鍼切與犬出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

穴中之突穿蹟蹟也 蛭蟻也 遵吉按各本皆是故人

山而蹟於蛭作蛭唯藏本作蛭 依義作蛭為是

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

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俞跗黃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

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

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 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

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

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

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

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

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

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

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

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

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

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荆人鬼好事也越人襍襍祥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

而不受請有寢之謂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
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
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
綏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
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
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
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歿
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
身歿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
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歿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

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

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

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于

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

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

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

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魯君令人閉城門

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遠吉按太平御覽引

族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遠吉按太

矣陽虎將舉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

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遼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劔

右提戈赴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

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灰

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

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

者被重罪遼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

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遼吉按太平御覽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恭

王傷而休晉人射恭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

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

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

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

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

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

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

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

喝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

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

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

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

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

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

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

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

是伏約歿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

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也使秦西巴持歸

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

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

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

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

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

君也為秦伐魏欺魏公子邛而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

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

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

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

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

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

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

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

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達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達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講之二世車裂之干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

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

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

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

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

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

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八月

當此之時易子而

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

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

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視復明也

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

北塞之人

馬無故亡而入胡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

人皆

有善道者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為福下為禍

為福二句同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

塞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

丁壯者引弦而戰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

塞之人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塞上之人

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

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

者高陽魑

或曰高陽魑宋大夫

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

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

違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

高陽黈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

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

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

均高壯

而後果敗此

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

於實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

賓客多止之弗聽

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

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

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

熙戲也

靖郭君曰先生不遠

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鈞弗

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蠖螿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

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

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

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

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

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

三國韓魏趙也

括子以報於牛子

括子

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

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

出無害子入

無害子亦齊臣

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

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

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

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

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

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

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

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達吉按

覽此下亦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

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

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

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

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

處達吉按太平御覽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

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

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見韓魏

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辱亡而齒

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

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

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

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

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

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

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

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

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

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

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

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

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

豹文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

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

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遼吉按太平御覽不能將

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

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

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

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

至服駕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

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

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

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

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

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輓而

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

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

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魏聞大夫鼓北翟魏聞

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

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

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

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

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達吉

按太平御覽作又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

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

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

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按太平御覽功作賞

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

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

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

人之思發發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

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

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大夫畢賀申叔時

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

討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達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

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

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

之因誅罪人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

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

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

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

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

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

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

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適吉按太平御覽作修德行者正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

或譽言另行

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也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左側

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

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

上葉

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遠古按太平起而更衣徐行而出御覽正作拭

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干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徐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
 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
 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
 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
 臣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况而後能得之忽况黃帝
 善忘善忘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與知者同功夫爇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
 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
 臺孟諸宋大澤雲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
 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浼者多矣

浼汚也

諸御鞅復於簡公

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

曰陳成

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

宰予孔子弟子子仕於齊

臣恐其構難而

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

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季氏郈氏皆魯大夫

郈氏介其雞

介以芥菜塗其雞翅

也而季氏為之金距

金距施金芒於距也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

也諳也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

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人偕之舞庭者凡二人

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

社稷公以告子家駒

子家駒魯大夫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

家為一

三家孟氏叔孫季氏

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

使邠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

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邠昭伯不勝而死魯昭

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達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

唯藏本作定定及其太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

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邠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

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

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

剖梁柱蝨蚩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

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

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

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

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

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

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

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

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

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

動而絀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唐堤也言堤塞其一

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

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

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

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

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

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

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獵獵六翮之未也凌乎浮雲背負

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

之間達吉按各本皆作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

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

及至其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經丹徒丹徒在起

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

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

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

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

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

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

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經

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掩其衣被奪掩

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

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

人或另行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人海還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

起隴西北擊遼水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

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赤雀翠青雀璣者為珠璣者

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鐘

城之嶺鐘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也一軍處

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

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

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渠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

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嬴弱服也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歛病者不得養死者不

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

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

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

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

鵲先識歲之多風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去高木而巢

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

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

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

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哀公

作色而怒左有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傳名姓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

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

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

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

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

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

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非能閉結而盡

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

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

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

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

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

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圍養馬者至見

野人日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

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

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達吉按太平

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

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

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

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

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

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

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

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

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申菽杜蒞皆香藪也美人之所

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

貴德三王五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

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

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

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申菽另行

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
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
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
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
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
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
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
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謫不受祿而誅狂謫東海
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段于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
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

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
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
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
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
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
見門閭聚衆必下下厮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
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
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
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
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
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

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喟然有志焉魏人也通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

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

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文王葬

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

五大夫武王蔭暘入於樾下武王哀暘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地

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

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

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

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達吉按太平御覽而灌雩

婁之野雩婁今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辨擊劇

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

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

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

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

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輔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

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

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

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

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

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

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

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

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

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

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

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為著龜以下今朝吳之吉凶也

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

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
 公為室而太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譁
 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
 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
 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
 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
 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
 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
 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
 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
 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

無奈何信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丹異類殊色
 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
 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也
 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
 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
 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
 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達吉按列子釋文作
 擊博其上是也太平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吉按列子釋文作
 御覽又作蒲博似非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也射朋張上樓中之以一反兩
 下有榆字云音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
 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

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

下務勢也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

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

天也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

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

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

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

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

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

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

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

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踣足躍也曰子發視決

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憮於骨髓憮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

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

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

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

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

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

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

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

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遠吉按太平御覽捕

博作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
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
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偽詐以相
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
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淮南子卷十八終

